



我得出乘，哪怕租房与小孙孙隔离

17年前非典时期，我跑1461/1462次京沪绿皮车；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仍出乘，跑临客，去重庆。

□ 口述 | 赵华明 整理 | 姜浩峰



赵华明在列车上量体温。

作为上海客运段职工，我长期在京沪车队工作。2003年非典时期，我跑北京。那时候1461/1462次是没有空调的绿皮车。服务在一线，直面过疫情，那时的我还不是列车长，一直也没有退缩。现在我作为列车长，在疫情面前，就更应该带头做好榜样，做好列车的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旅客的安全舒适出行。

回看今年春节前，我值乘上海到成都的临客时，就感觉可能有较大疫情。当时车队已经比较认真对待，段里、车队干部往返添乘，更是发了口罩和防护服以备不时之需。还发了体温表。

当时我测出过一个发热病人。这人从杭州上车，当我测出此人在发烧时，立即采取了隔离措施。然后与新余站值班员联系，将这位旅客交给了新余站。列车继续运行，到半夜我手机上看到新闻说，新余出现一名新冠肺炎患者。真是吓了一跳。设想，这么一来，整趟车的旅客、我们整个车班列车员、检车、乘警，包括实习生，一共40人都要隔离14天。当年非典时期，我们同跑北京车的同事就有被隔离的。我们车班有个女实习生，

和我儿子同名同姓，是常州铁道高职的学生，刚刚20岁，南京人。将心比心，如果出现什么情况，她父母能不着急吗？我马上打电话给新余站确认，还好新增病人不是我送到站方的那位，这才松口气。

大年日凌晨，临客到成都站。大约3点15分，我接到家里电话。妻子跟我说，儿子即将出发去武汉。我儿子今年25岁，是瑞金医院北院的一名护士。儿媳妇是他同事，也是护士。家里刚添了一个小孙孙，半岁还不到。

说老实话，我有点着急。但定心想想，我还是支持儿子逆行武汉。一方面，我知道，他毕业两年来，一直在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当护士，这时候就该他这样的年轻人冲到第一线；另一方面，我感觉，医院的防护设备总要强过我们铁路单位，只要自己按照规章制度操作，应该能保证安全。年初三，儿子前往武汉。此后，我每天都会和他视频连线。

在单位，我是老职工，又是入党积极分子，更经历过非典，我主动向车队提出，请给我加派任务。节后，我又出乘。这次临客是重庆到上海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旅客不多。我们严格执行规章制度，对每一位旅客都做好量体温、APP登记信息等工作。这次我跑完重庆，还要跟车到徐州。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，特别是保证小孙孙的安全，我租了间房准备自我隔离。房子是网上找的，离自己家附近的地铁一站路的距离，中介费600元，房租每月2000元，都是网上支付的，一下子借了半年。因为网上中介的原因，我和中介、房东都没见面。房东本人是福建南平人，目前不在上海，自称一时半会也不回上海。我觉得这也算一种缘分。1991年我曾在南平当兵，当时准备台海若有事是要上前线的。如今，我想，该冲到第一线，还是要往前冲。■



赵华明，铁路上海客运段京沪车队的列车长

列车防疫压力大，觉得该冲到第一线时，还是要往前冲。

